

(香港)
苗易

珍藏版

大唐双龙传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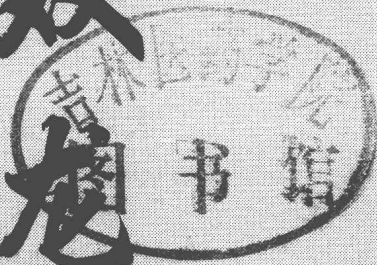
华艺出版社



医药学院610 2 00954754

珍藏版

大唐双龙传



第二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244.0 印张 5542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9-754-8/I·662

定价:318.00 元(全十六册)

珍藏版

大唐双龙传

〈卷五〉

香港●

黄易

第一章 仅以身免

翟让的大龙头府多处起火，且不住蔓延，火光烛天，映得天上的乌云像一块块紧压人心的大石。

火势虽愈趋猛烈，却无人救火，府内则喊杀震天，伏尸处处。

李密方面的人都穿上黑色夜行衣，易于辨认

寇仲提刀开路，徐子陵背着素素紧随在后，刚跃上一处瓦面，便有四名黑衣大汉疯虎般扑至，他们见寇徐两人非是身穿黑衣，立即运剑劈来。

寇仲首当其冲，际此生死关头，自然而然体内真气贯盈，极寒的劲气里隐含一道暖意，一振手上长刀，发出有若风啸的破空声，往敌人划去。

那人怎想得到他的刀势如此凌厉，最要命是对方刀锋带着一股森寒无比的刀气，教人迎上时立感心生寒意，气脉难畅。

当此人至少分了一半功力去对抗寇仲的刀气时，寇仲的长刀已劈在那人由进击改为封架的剑上。

“当！”

一声清响过后，那人惨叫一声，竟连人带剑被寇仲劈得翻跌下瓦面去。

寇仲亦给他反震之力弄得手腕发麻，但猛一提气，麻痛立消。

这时他的眼、耳、鼻等感官，均变得无比通灵，甚至连皮肤都可清楚感到因对方行动而生出的气流变异。此时虽因经验尚浅，不能有如“目睹”，但终有一天即管蒙着双眼，也大可推知对方的进攻招式。

去了带头攻至的敌人后，另三人显是大吃一惊，身形滞了一滞，立露出一个可供进袭的空隙。

寇仲想也不想，倏地由瓦面的斜脊往上冲去，嵌入敌方成品字形中间的空位，长刀挥洒出一圈刀芒，先后扫在三人的长剑处。

今趟随李密来进袭大龙头府的人，俱是李密麾下精选之士，人人身手高强悍猛，但偏是遇上个比他们更勇不可挡的寇仲，兼之挫了锐气，最先被他劈中长剑的两人，闷哼声中，硬被他迫退开去。

寇仲去了两把长剑的威胁，杀得性起，暴喝一声，大刀加劲增速，全力劈在最左方那人剑上。

那人挥剑挡格，只觉对方刀劲如山，浑身如入冰窖，惨叫一声，给寇仲劈得滚下地面去。

寇仲正暗忖自己为何会变得这么厉害时，徐子陵由他身旁掠过，单戟朝另一名黑衣大汉搦去。

那人方被寇仲迫退时已震得气血翻腾，又给他冰寒的刀气侵入穴脉，正难受得要死，忽见热浪随戟闪电涌来，待要举剑封挡时，胸口如被雷击，连呼叫都来不及，仰后飞跌，当场毙命。

另一人吓得忙翻往另一边瓦背，同时嘴唇发出呼啸，召人来援。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不敢再留在高处，跃下地面，依记忆朝左侧隔了三座房舍的东园杀去。

只要横过东园，翻过高墙，就可逃出大龙头府。

李密的手下极有组织，三五成群的往来巡逻搜索，见到不是穿黑衣者便毫不留情的杀死。

反之翟让方面的家将却为一盘散沙，且人人拚命突围，无心恋战，强弱之势，显而易见。

寇徐两人才走了十多步，一组约十多个的敌人，由其中一座房子破门越窗冲出，狂攻而至。

寇徐吓了一跳，加速前冲，眨眼将双方距离拉远。

寇仲怕对方以暗器伤了素素，改为殿后，三人箭矢般朝东园窜去。

前方又有一群黑衣大汉正围着十多名翟府家将激斗，徐子陵本想跃上屋顶，却见刚有个溅血的人由屋上倒跌下来。猛一咬牙，加速前冲，运戟朝背着他的两名大汉扫去。

两汉骤感劲气迫体，舍下敌人，回剑挡格。

徐子陵狂喝一声，短戟先扫在右方那人剑上，震得那人往横跌去，跟着修改招数，短戟一吞一吐，待另一人挡了个空，才觑隙而入，戟锋刺进那人胸膛。

在那人死于非命时，徐子陵已背着素素闯入战圈核心处。

寇仲如影附形的紧蹊其后，大刀翻飞，挡过刺来的一把长枪，又砍翻了另一边的一个敌人。

正在苦苦支撑的翟府家将压力骤减，纷纷四散奔逃，形势混乱之极。

寇仲回头一瞥，见那刚被他们撤下的十多名敌人快追至背后，骇然叫道：“快走！”。

徐子陵亦知事态危急，只要给人截停，就是命丧当场之局。兼之素素的身体正在他背上抖动，不由豪气狂起，脚尖劲撑，短戟化作百十道芒光，使迎面的四名敌人纷纷退避，终破开包围，到了东园内去。

但在这翟府外围之处，形势更是险恶。

李密显是于此布下重兵，防止翟府的人逃生。

只见人影处处，你追我逐，杀得星月无光。

三人左冲右突，数次冲近东墙，都给人迫了回来，不片晌寇徐负了多处轻伤，连素素的粉背亦给划破了皮肉。

幸好翟府家将逃命者众，数十人亦正往此硬闯，牵制着敌人，否则他们可能命已不保。

而对方亦至少已给他们砍翻了十多人。

两人再放倒五名敌人后，只见在熊熊火把照耀中，敌人完全控制了局面，把翟让方面余下的三十多人截住围攻厮杀，再不若前此的你追我逐，乱成一片。

他们此时退入了火光不及的一处矮林里，似乎敌人暂时将他们遗忘了。

往西望去，翟府大部分的房宇都陷进火海中，喊杀声仍阵阵传来。

素素哭道：“老爷定是死了。”

寇仲与徐子陵对望一眼，均感气虚力怯，再无复先前之勇。

寇仲问道：“有没有可躲起来的地方？”

素素刚被一声惨叫吓得抖索娇呼，闻言呆了片刻，指着座落东园之北的一座水池中的假石山道：“快到那里去！”

徐子陵想也不想，背着她朝十多丈外的大水池掠去。

寇仲追在素素旁边，问道：“水池内有地方躲藏吗？”

素素急答道：“假石山里有养鱼种的水池，干涸后成了个小方井，非常隐蔽。”

两人大喜，更是小心翼翼，耳听八方，避过了两起敌人，觑准没人注意，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阻截翟府家将外逃之天大良机，掠过池面，落在方圆达两丈的假石山上。

依着素素指示，三人挤在只五尺深，约四尺见方的小井里，除非有人挤进石山缝隙，来到井边，否则休想发觉三人。

他们互相听着对方心儿“霍霍”狂跳，好一会才像外面的喊杀声般，逐渐平定下来。

寇仲低声道：“翟让完了？”

徐子陵待要答话，忽觉襟头凉浸浸的，原来素素正在默默垂泪。

暗黑里，他虽看不到素素的表情，但却知她这种哽咽最是凄

苦。心中一酸道：“不要哭了！你老爷当年领兵起义，该早预想到或者会有今天。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

寇仲紧贴在素素背后，亦把嘴凑到她耳边劝道：“以后就由我们来照顾姐姐好了！”

外面倏地静寂下来，连火焰噼啪之声都消失了，只有微细的衣袂破空的风声，不时响起，显然李密方面的人正进行彻底的搜索，找寻漏网的人。

三人知这是生死关头，都吓得连大气都不敢透出半口。兼且不时有人高提火把往石山方面照过来，但当然想不到石山之内竟有个干井在那里。

过了也不知多久，忽然一阵柔和好听的声音在水池旁响起道：“仍找不到那两个小子吗？”

寇仲和徐子陵认出是李密的声音，立时心中叫娘不止。

幸好对方离开他们足有四、五丈，三人又隐于石山中的方井之下，否则绝瞒不过这名震天下的高手。

祖君彦的声音响起道：“他们最后被人见到就在这园里，徐小子还背着那标致的小婢素素，后来一阵混乱，他们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一阵响亮的男子声音道：“照理他们该仍躲在府内，可是现在所有房子全烧通了顶，地道又给我们先一步堵塞了，他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沈落雁的声音娇哼道：“就算能逃出府外，亦休想离城。”

井里的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骂时，李密淡淡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两个小子逃了，若不能为我们所用，就一刀杀却，以免节外生枝，明白了吗？”

祖君彦等齐声应是。

足音远去。

三人松一口气时，沈落雁的声音叹道：“世勤，我的心有点烦

乱。”

三人这才知道刚才语声响亮的人是李密的另一大将徐世勣，也是沈落雁的情郎。

徐世勣奇道：“落雁你一向智计过人，胸有成竹，为何忽然这么语调萧索，好像了无生趣的样子。”

沈落雁又幽幽叹了一口气，轻柔地道：“这两个小子的功力每天都在进步着，一次比一次厉害，连白老六、谢黑这种好手都是几个照面就给他们送上了西天，且是一击致命，被他们劲气震裂心脉而亡。若今趟我们不能把他们留下，异日必成祸患。”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豪气狂起，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在敌人心中，是这么够斤两。

徐世勣冷哼道：“若非我们注意力全集中在翟死鬼身上，怎能让他们有机会逞强。找寻他们的事交由我办吧！就算他们逃到天脚底，我也可以把他们的尸骸提来让你过目。”

外面静了下来。

三人再耐不住劳累，相拥下睡了过去，终完成了睡在一块儿的壮举。

三人先后被降下的细雪冷醒过来，寇仲和徐子陵身具《长生诀》的道家神功，当然抵得寒冷，素素身穿皮裘，兼之习过少许武功，又戴着斗篷，本可耐寒。要命的是紧贴背后的寇仲透衣传来一股奇寒之气，使她极感难受；而徐子陵则温热无比，她的身体就像分别处在严冬和酷暑里，半冷半热，也不知是痛苦还是快乐。

徐子陵首先发觉这情况，知寇仲睡着时自发的运功行气，低叫道：“仲少还不收敛内气？”

寇仲依言而行，素素才好受一点。

此时大雪已差点把三人上方的空间填满，寇徐两人当然没有

问题，自然而然体内
素素无此本领，立时

徐子陵正要推雪
由远而近，有人道：
不定躲在池底里。哼。

三人认得是徐世勣的声。

两人听到素素的呼吸愈急
她呼吸之声，已足可惊动敌人。

风声响起，显是有人横过池面，掠过。

徐子陵正面对素素，虽被雪蒙了眼睛，看不到素
只从她胸口的起伏，便知她濒临气绝的险境，却仍
死苦忍。人急智生下，嘴巴凑上她香唇，把真气度过。

素素娇躯轻抖一下，接着平静下来，香唇由冰冷转为火。
默接受着令她浑身舒松的真气。

三人感到上方有人来回走动，只好求神拜佛令对方不要
在他们铺满了雪的头顶上，否则必会发觉有异。

“哗啦！”水响。

有人打开了水闸，池水正不断逸走。

沈落雁的声音在外面道：“我看他们早逃走了。这水池现在一
眼望尽，那藏得了人。”

徐世勣显然亦有同感，冷然道：“他们该仍在城里，我们立即
发动人手，逐家逐户去找，看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到沈落雁等走后许久，寇仲的大头首先破雪而出，喜道：“全
走了哩！”

徐子陵这才离开素素的香唇，扶着她站起来。

原来早天亮了，大雪纷飞下，翟府变成了火劫后的败瓦颓垣。

素素曲膝整晚，两腿酸麻，若非徐子陵抓着她臂膀，哪站得
稳。

的羞人样子，原本一
中，立时升起一种异样

姐给小陵亲了嘴，就

“为救我嘛！怎可以这样说。”

差点忘了嫂溺也要援之以手，

以……嘿！没有什么。”

上唇作后上唇，挺点水的吻了一下，柔声道：

手，再不要笑小陵了。”

木鸡时，徐子陵道：“不要胡闹了，现在逃命要紧，

人这时下半身仍藏在堆满积雪的方井里，只上半身冒出井
伸一边为素素拂掉沾满她秀发香肩的雪粉，边沉吟道：“现
所有希望都在黛青楼那唤佩佩的身上，不过若这么样去那
，说不定会暴露行藏。况且现在荥阳城寸步难行，最好能
方，躲他娘的几天，待风声过后，沈婆娘他们以为我们走
才去找那佩佩求她设法，如此就万无一失。”

子陵苦笑道：“现在谁敢收留我们？”

素颤声道：“他们说过要逐家逐户的搜索，我们不若仍是留
算吧。”

仲笑嘻嘻道：“这种天时，留在此处不被冷死也会饿死，哈！
否沈落雁的贼窝在哪里？”

素吃了一惊道：“你不是要躲到她家吧？”

仲笑道：“有什么地方能比那处更安全？这婆娘现在奉了李
找我们，该没空回家睡觉，我们就乘虚而入，到她家将就
到她回家时，便代表了停止搜索，我们便可去找佩佩了。”

子陵大为意动，点头道：“照理沈婆娘该不会连自己的贼窝

都不放过，此计确是

素素仍不放心，

寇仲得意道：“不
把闺房辟作战场吗？”

素素终被说服，

三人待至天黑，今晨
檐走壁的朝沈落雁居所潜去。



，就算手上拿有她地址，恐怕辣美人儿的香居。

荥城之中，房舍鳞次栉比，包括她数千间院落，一色青砖青瓦，由小巷相连，形成深窄小而曲折，数百道街巷曲里拐弯，纵横交错，都以青地，形式大同小异。

雪来到这里时，就像走进一座迷宫里，难以认路。尤其时分，只凭房舍透出的昏暗灯光，更是如进鬼域。

却有非常安全的感觉。

地方，要打要溜，都方便得很。

入其中一条巷里，笑道：“沈婆娘定有很多仇家，才会得人头晕眼花的地方来。”

轻松起来，边走边舒展筋骨道：“初时听沈婆娘的奸夫么逐户搜索，还真给他唬了一跳，原来只是吹大气，他就那边走，怎奈何得了我们这类武林高手。”

有余悸道：“你们不要得意忘形好吗？荥阳城的人都非常，只要给人看到我们，定会向他们报告的……噢！”

完，已给寇仲搂着蛮腰，飞上了左旁的屋瓦顶。

同时跃了上来，三人伏下后，俯望前方巷口深处，大人踪杳然。

道：“哪有什么人呢？”

声道：“我的感觉绝错不了。真奇怪，为何我会看不到

人影，听不到声音，偏是感到有危险在接近呢？”

徐子陵点头道：“我也心生警兆，看！”

只见一队十多人的青衣武士，正从巷的那边而来，沿途逐屋敲门，不用说显在询问他们的行踪。

三人看得头皮发麻，这徐世勣确是说得出来办得到。

当全城居民都知道有他们这么三个逃犯时，会令他们寸步难行。

寇仲和徐子陵都是生面人，长相又特别易认，要瞒人实是难比登天。

搜索的队伍远去后，三人暗叫侥幸。若非正下大雪，徐世勣只要派人守在各处制高点，再派人逐家逐户搜索，他们定然插翼难飞。

不过现在冷得要命，视线又难及远，徐世勣手下的人自是敷衍了事。

寇仲恨得牙痒痒道：“一向以来，我们都只有捱打，没能还手，大损我们扬州双龙的威风。横竖有黛青楼佩佩这条后路，不若我们大肆反击，闹他娘的一个天翻地覆，好泄了心头的恶气。”

素素已是惊弓之鸟，骇然道：“这怎么成？你们怎够他们斗？”

徐子陵却是大为意动，低声道：“要成名自然要立威，不过我们最好先躲得稳稳妥妥，再商量大计。”

寇仲兴奋道：“姐姐来吧！”

素素伏到寇仲背上时，他已大鸟般腾空而起。

她忽然感到再不清楚认识这两位好弟弟。

若换了别的人，不是吓得龟缩不出，就是千方百计逃之夭夭。那有像他两人般明知敌人势力比他们大上千百倍，仍有勇气作以卵击石式的“反攻”呢？

沈落雁的香居若从门外看去，实与其他民居无异，只是门饰

比较讲究，不像邻居门墙的剥落残旧。

但内中却是另一回事，不但宽敞雅洁，园林与院落浑成一体，布局清幽，建筑还别出心裁，颇具特色。

这座名为落雁庄的庄院以主宅厅堂为主，水石为衬，复道回廊与假山贯穿分隔，高低曲折，虚实相生。

水池之北是座歇山顶式的小楼，五楹两层，翘角飞檐，像蝴蝶振翅欲飞，非常别致，沈落雁的香闺就在那里。

小楼后是蜿蜒的人造溪流，由两道小桥接通后院的婢仆居室和仓房。

落雁庄占地不广，但是丘壑宛然，精妙古朴，极具诗意。

寇仲和徐子陵由侧墙跃入院里，一时都看呆了眼。想不到沈落雁这么懂生活情趣，颇有“大隐于巷”的感叹。

不片晌寇仲已弄清楚庄内只有四名小婢，一对夫妻仆人，都是不懂武功的。

三人遂躲到其中一所看来久无人居的客房里，最妙是被铺一应俱全。

三人那还客气，偷来茶水喝了个够后，立即倒头大睡。

到寇仲和徐子陵乍闻异响醒来时，天已大明。

寇仲挪开素素搭在他胸口的玉臂，走到窗旁，往外窥看，原来那唯一的男仆正在园内扫雪。

徐子陵亦下床来到他旁，低声道：“雪停了哩！”

寇仲边看边道：“你肚子饿不饿？”

徐子陵道：“饿得要命！”

寇仲低声道：“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偷东西吃，否则定会给人发觉，让我去张罗些食物回来吧！”

徐子陵道：“就这么到街上去会很危险的。”

寇仲笑道：“放心吧！只要我们不是三个人走在一起，便没有那么碍眼，顺便探探风声也好。”